

现代留学
长篇纪实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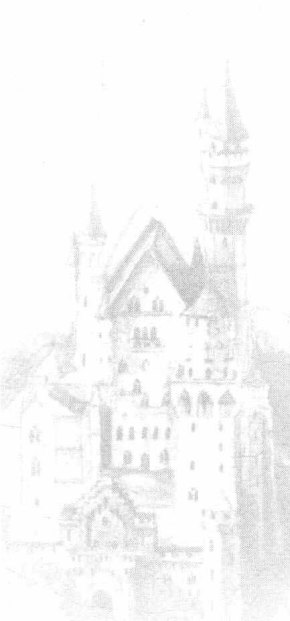
德国贵族 **V.S.** 中国新贵
100%男人 **PK** 1%男人
财与情的战争，谁能完胜？

你的 多瑙河 我的 筒子河

龙鳞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你的 多瑙河 我的 筒子河

龙鳞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的多瑙河 我的筒子河/龙鳞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155 - 1178 - 8

I. ①你…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0981 号

你的多瑙河 我的筒子河

作 者 龙 鳞

责任编辑 李 健 张礼文

开 本 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178-8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64210030

编 辑 部 (010) 88637126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不幸的是，我是个自私任性的女人；万幸的是美貌。

不幸的是，我是个自私多疑的男人；万幸的是财富。

美貌女人很容易遇见男人，但很难遇见真爱。

多金男人很容易遇见女人，但很难遇见真爱。

谁不想遇见真爱？然而当真爱站在你面前，你又如何认得出来？

真爱难道只能有一个？

是逃避成就了爱情，还是爱情成就了逃避？

或许，真爱早已在逃避的空隙中绝迹。

——本想写个世俗的故事，却到底是个悲哀的故事。

你就像个意外，让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能再做我想要做的自己。我曾经因为这些而厌弃你，可是到头来却发现我厌弃的只是厌弃你的自己。

——莫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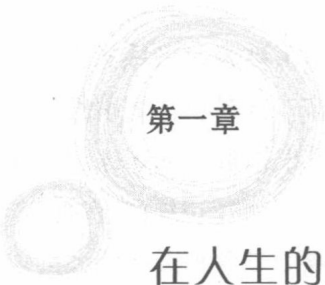
The title '目录' is centered within a large, hand-drawn style circle. To its left is a smaller, similar circle. Faint, illegible text is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目 录

第 一 章	在人生的悬崖遇见你	1
第 二 章	要义气还是要爱情?	16
第 三 章	无人聆听的呼救	28
第 四 章	踏刃而起	36
第 五 章	是谁拯救了谁	50
第 六 章	非典型同居	58
第 七 章	来不及说再见	74
第 八 章	遇见百分百男人	87
第 九 章	对手戏	96
第 十 章	爱情的两端	119
第十一章	古堡里的秘密	129
第十二章	散而难断	147
第十三章	惨烈的磨合	163



第十四章	和他，爱你	183
第十五章	三个人的冷战	210
第十六章	见不得光的爱人	227
第十七章	逃到你身边	264
第十八章	触不到的爱	281
第十九章	其实爱情都一样	302
第二十章	遇见百分之一男人	320
第二十一章	后来	344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two concentric circles with a textured, hand-drawn appearance. The larger circle is in the background, and a smaller one is in the foreground, partially overlapping it.

第一章

在人生的悬崖遇见你

2005年7月29日。

夏小桃一觉睡到中午，睁开眼看看墙上的挂钟，暗暗埋怨自己醒得太早。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中的这段，每当小桃对自己感到失望和无聊的时候，就会自动在脑中回响，如寺庙大殿中盘旋不去的钟鸣，无缘无故，无始无终。

父母希望自己长得漂亮嫁得好的梦想，是多朴实啊，可怎么这么难实现呢？

大四的暑假——小桃这样称呼她刚刚领取大学毕业证却根本没找工



作的夏天——刚刚开始，就已经让小桃无聊到睡不醒。身边的闺蜜们一个个都有了男朋友，全都没空搭理她。那些追她的各色男人，却没有一个让她满意的，顶多能把他们当个晚上打发无聊的蹭饭工具。谁让他们都那么争先恐后地叫嚣着要请她吃饭呢？

A男是个设计公司老板，堪称年轻才俊，跟她表白之后又掏心掏肺地说难以忘记前女友；B男是个艺术家，堪称才华横溢，送给他一幅足以以假乱真的梵·高的《向日葵》，却说如果小桃肯跟他在一起，他立刻和女朋友分手；C男是个乐队主唱，粉丝一大堆，为她弹吉他作曲，但他一张绝世花美颜只能远看不能近听，张嘴就是各种天津味儿的你妈逼；D男是个大学教授，宣告深深爱上她之后竟然用刀把小桃的名字刻在身上……

尽管他们是如此各有千秋地让小桃无语，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统一特征。因为这个统一的特征，所以小桃在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扔在野地里的臭鸡蛋，招来各色苍蝇蚊子趴着饕餮。

他们都以扑倒小桃为终极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施展着各种招数，其手法不可谓不文艺。小桃对他们的目标心知肚明，但是她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很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她不要的就是，和一只处心积虑叮臭鸡蛋的苍蝇或者蚊子谈恋爱。

“咱们漂亮女人很容易遇见男人，但是很难遇见真爱。”小桃的朋友 Cindy Zhao——她喜欢人们这么叫她，可能是因为她的中文名“赵彩霞”太普通——说小桃就是文艺才俊收集器，自己则是达官贵人收集器。小桃虽然表示无奈，但是和文艺才俊吃顿饭什么的至少不乏味啊，她参加过一次辛迪的饭局，全是一群大叔，各自吹嘘着自己的丰功伟绩：“小桃，你可以去看看，全北京 KTV 的沙发都是我提供的。”

小桃想想 KTV 里坐在自己屁股底下的沙发，再看看他那和黑色皮沙发遥相呼应的老脸，彬彬有礼地接过他递来的名片，然后耐下性子向辛迪学习寒暄和恭维。她不得不佩服辛迪，无论多肉麻的恭维话、多恶心的咸猪手她都能面不改色，笑脸相迎。这令她反省自己的情商。但是

无论如何，小桃还是忍不住在回程的出租车上，把“黑色皮沙发”的名片抛进风里。

其实小桃知道，这些局上的自吹自擂和那些文艺才俊为她作画写曲说到底是一回事，都是雄鸟在扑倒雌鸟前展示的漂亮羽毛。因为看穿了男人们第二阶段的兽性，所以她对他们第一阶段的一切招数都嗤之以鼻。但是辛迪不同，她可以将男人终将到达的兽性阶段善加利用，以谋取第一阶段利益的最大化。这相当于雌鸟被扑倒前要求雄鸟给自己点彩色石头，当然无可厚非。可小桃觉得，自己是个人，不需要石头之类的东西来取悦。

但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两个人都终将面对第二阶段的必然到来，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其结果都是粘腻的暧昧。张爱玲曾经说，“要得到男人的心，要经过他的胃；要得到女人的心，要经过她的阴道”。辛迪和小桃，失去了贞操却没有失去自己的心，这样的结果很令她们自己安心。

想寻求真爱，却总和肉体遭遇。这让小桃很纠结，进而因为这个纠结，触到人生的存在感。

也许是为了辉映自己的美貌，辛迪喜欢带小桃出席这些局，小桃能推则推。直到一次 KTV 里，某高官一秘来的时候就已经喝大了，将自吹自擂阶段简要带过，火速进入兽性大发阶段，反反复复上上下下欣赏着小桃，啧啧低吟着“尤物啊……尤物……”又抱又亲地没完没了念叨“我爱你”。小桃招架不住，只好甩下骄奢淫逸的一干人等独自落跑了。自此，辛迪再也没叫小桃出席那种局。她大概觉得小桃实在是太不上道儿了。

对于小桃短暂的人生来说，女性朋友就是这样的时隐时现。因为各种原因，她们无一例外地无法和小桃保持太过长久的亲密关系；而男性朋友诚然可以和她长久融洽相处，但是能够保持纯友谊关系的风毛麟角。所以对小桃来说，普通意义上的朋友有一大把，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等于零。



她也并不是不想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是总在某个关键点失败。不是对对方的某一特质感到失望而无法再产生更加亲近的愿望，就是不小心使对方对自己产生了类似的感觉。这可能要归咎于完美主义的龟毛特质，让她在泛泛之交上极易相处，好说话得难以置信，但是深交之下就会发现她是个非常麻烦且拘于细节的人，对任何人——特别是别人——精神上的瑕疵都容易小题大做。

她对辛迪这种通过身体达到自己目的的变向卖身行为无法苟同。辛迪大概也感觉出了小桃这一点，所以两个人站到了各自友谊的临界线上，只能固守着各自的私域，在保持距离的前提下友好相望，用言过其实的甜言蜜语敷衍彼此。另一方面，她不否认人们讨厌别人的某一点，是因为从这点上看到了讨厌的自己。小桃排斥辛迪这行为的同时，也在多多少少埋怨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和不想做不一样，前者是明明想做却不得其门而入，不具备实现这行为的能力，她做不成收集彩色石头而高飞的鸟，只能是一只躺在原地哪儿也去不了的臭鸡蛋，她怀疑自己是因为无法达到前者才只能选择后者的。因为这种非常容易导致自我厌弃的怀疑，她只好选择眼不见心不烦地跟辛迪保持高傲的距离。

“瓷器们，你们都躲在哪儿啊？”小桃的手机安安静静，别说未接来电了，连一条短信都没有，好像所有朋友都跟她一样还没睡醒。也对，一般她的手机到了傍晚才会热闹起来。那个时候，上班的家伙们下班了，睡觉的家伙们睡醒了。

辛迪还教导过她：女人就像一个桃子，20岁之前渐渐成熟，等过了20岁就只能等着慢慢变烂了。她想，她刚刚过了甜蜜可口的峰值，一定要在烂得惨不忍睹之前把自己打发出去啊！

唉，可是我能把自己打发给谁呢？是不靠谱主唱还是疯子教授呢？他们的爱情是那么自我而热烈，可他们热闹他们的，我怎么就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角色呢？是不是我认识的人还不够多啊？话说为什么一个肯在白天招呼我出去玩的人都没有啊？

百无聊赖。小桃一边打开电脑，一边哑着刚起床的嗓子和音箱里的

The Beach Boys (The Beach Boys: 海滩男孩,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迷幻摇滚乐队) 一起结结巴巴却欢快地唱:

Wouldn't it be nice if we were older (我们年纪大点儿多好)

Then we wouldn't have to wait so long (那我们就不用等啊等)

And wouldn't it be nice to live together (我们住一起多好)

In the kind of world where we belong (住在我们这种人的世界里)

You know it's gonna make it that much better (你知道那样一切会更好)

When we can say good night and stay together (当我们说了晚安还能在一起耗)

Wouldn't it be nice if we could wake up (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多好)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day is new (崭新的一天又来到)

And after having spent the day together (一整天粘在一起)

Hold each other clos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还能整夜近在咫尺相互拥抱)

“小点儿声! 鬼哭狼嚎的! 工作也不找就整天游手好闲! 万一你申请的那个留学批不下来的话你怎么办!” 妈妈在门外吼, 声音由近及远, 好像一台缓慢驶过的蒸汽火车。

“工作哪儿那么好找啊!” 小桃翻了个白眼。她一直都在敷衍妈妈自己在找工作, 可她其实只是眼睁睁看着外地同学们为了留京的工作和户口托关系找熟人猛力钻营到失眠憔悴掉头发说梦话, 而自己听音乐写东西约会上网聊天。她第一次感到自己作为北京人的优越感, 仿佛为了充分体验这投胎带来的户口优越性, 她故意拖到即将大学毕业才象征性地去了妈妈托人叫她去面试的大企业——联意科技公司。



这个本土科技公司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副总，刚好是妈妈同事的儿子。小桃因此获得了面试的机会，却因为临走时妈妈过分紧张的碎碎念而逆反情绪大爆发，对着六七个面沉似水的面试官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个公司如果不找她这么专业的一定会吃亏。尽管她学习的广告专业是全国业内数一数二的，但是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自然不可能被录取。

妈妈同事的副总儿子可能是碍于家里人的面子，特别把小桃召去教育了一番，说刚毕业要虚心，不可以这么年轻气盛。他摆出一副貌似推心置腹却不乏例行公事的专业性冷淡，对她的前途继往开来却不打算继续施以援手。她那天没有妈妈的碎碎念，心情平静似水，在豪华敞亮的公司会议室里虚心接受了这个正义凛然的年轻才俊的意见，大家互相问候了对方家长，当下礼貌告别。她本以为和这个英俊睿智的副总将老死不相往来，却于当晚辛迪的局里再次相遇，但是此人搂着辛迪乐出后槽牙的笑脸让她好久才把他的脸和上午那个严肃专业的副总面容吻合在一起。

那个夜里，小桃和辛迪被副总拉到妈妈同事家——当然也是作为这家儿子的副总家。确切地说，是小桃被辛迪和副总拉到那个她妈妈本人都没去过的同事家。

适逢二老出去旅游，位于望京的高层公寓偌大的豪宅里只有他们三个人，高挑的屋顶让他们说话略带回音。辛迪明显不是第一次来，像在自己家似的从冰箱里翻出龟苓膏给小桃吃，然后不知怎的，副总和辛迪就拉着小桃进入卧室，两个人率先忘乎所以地脱了，辛迪又盛情邀请小桃一起脱。

“我最近工作越来越忙，刚好缺个秘书呢……”副总搂过小桃在她耳边低语。

小桃笑笑，然后坐在卧室地上边吃龟苓膏边看着他们俩大搞特搞，却怎么也想不出什么非要让此副总大享齐人之福的理由。本土前三科技公司的副总秘书，接受这个职位之后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次大搞特搞。

“无联意 不欢愉”这是副总所属的联意公司广告语。小桃边思索

着联意公司在各大媒体猛烈投放的广告，边观赏他们更换不同体位。确实欢愉。小桃暗暗点头。

副总年富力强，忙活了好大一阵子，他们虽然遗憾于没有小桃的加持，但是因为有第三个人的视线而更加欢畅。小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起身走出卧室，在客厅漫无目的地胡乱转悠时，她还在一个妈妈单位员工合影的相框里找到了妈妈。伴着辛迪和副总的高低和鸣，妈妈和副总家长等同事们在阳光下皱着眉头笑。

The Beach Boys 依旧欢唱，小桃也丝毫没有减低音量的打算，但是她不唱了，因为她发现昨天刚注册的校内网上竟然有一条未读信息。她想，自己可能对未读信息上的红色数字有强迫症，每次看见都心身期待，好像看到一扇通往无限可能性的门，门后面有什么好玩的人或事在等着她，招呼着她快点推门进去看。

那时她还太年轻，并不懂得，不是所有门后面躲着的东西，都是好玩的。但是很久之后她多次想起这一幕，仍然在脑海中无数次点开了这条信息，因为这就是她，她在劫难逃。

是一行简短的留言：

小弟：你最近怎么样？我回国了，有空出来玩。大哥。

竟然是她多年失联的大哥——莫问！这个死没良心的白眼狼，中学毕业就去英国念金融，从此半点消息都没有，枉费自己当年和他兄弟相称，当了那么久肝胆相照的同桌！这会儿居然从高中同学录里冒了出来。

她秒回：

大哥远征欧罗巴，小弟不过是个可怜的留守儿童，还能怎么样？亏你还记得小弟，我发你电子贺卡都不回！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反正我正闲得慌。

她点了发送键，伸个懒腰去刷牙。她一掌推开卧室门，门上贴着那张她打印给父母看的门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随之震颤。当她一边



刷牙一边再次溜达到电脑边时，豁然发现又有一封未读邮件。

她点开看，又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躺在里面：

那就今天吧！两点怎么样？

哎哟喂，他竟然在线啊！小桃叼着牙刷回信息：行啊，在哪？

她转身加快了刷牙的速度。

网络另一边的莫问在笔记本电脑上飞快打出了几个字：南长街的5路汽车站。

他拿起背包，夺门而出。

身后空荡的大宅中回荡着母亲的呼唤：“小问，小问！你去哪儿啊？！快回来！你爸回来不会放过你的！还不快拦住他！”

几个卫士闻声要拦。莫问早已窜出了院子，拉倒了门口的一排花盆架，把朱漆的木门挡了个严实。

他细长结实的双腿，在胡同里奔跑如飞，仿佛一只驰骋在非洲草原的鸵鸟。宁静的胡同里只有树上的蝉鸣和不知谁家门里响起的蝈蝈叫，还有郭德纲抑扬顿挫的相声从某个窗内飘来，三花猫懒洋洋靠在树荫下看着摇蒲扇穿大裤衩大背心的大爷发呆。同样的三花猫数量连接起来，大概可以绕地球一圈，但并不妨碍这只三花猫张扬独一无二又殊途同归的自己。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只有他，逃命一般地奔跑着，汗水抛在身后炎热的空气里，高大粗壮的槐树被他一棵棵甩在身后。他是那么迫切，仿佛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逃离那个属于他父亲的大宅。

很久很久，他没命地跑着，跑过街边的一个个小卖部和杂货店，跑到车和人渐熙渐攘的街边。当深蓝色T恤渐渐渗出微汗时，他喘息着回头看去。

追他的人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唯有他一个人在这摩肩接踵的大街上，自由着，孤独着。

小桃站在公共汽车站的人群里东张西望，已经过了5分钟，根本不见莫问的影子。她很不习惯等人，因为向来都是别人等她，她则是姗姗

来迟负责道歉的那个。她的道歉娴熟而表情真挚，却言不由衷，但通常对方在意的都不是她是否迟到，而是她是否愿意来，所以从来没人质疑她的道歉，只在她出现的时候展开不顾一切的满足笑容。

但今天她却破天荒地等人了，这让她恼火、焦虑，却燃起一丝新奇的兴奋。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端详着5路汽车站牌：南长街北口。嗯？怎么还有一站叫南长街南口？莫问说的南长街站到底是哪个啊？她受不了坐以待毙的被动，抬脚朝南长街南口走去，却越走越心虚。

要是他有手机，也好打电话问问，可是居然忘了问他手机号！自己怎么总是这么晕呢？小桃拿出手机，无趣地胡乱拨着通讯录，却发现了自己很久以前存过的莫问家的电话号码。

这好像还写毕业通讯录的时候互相留的，她也从来没打过。过了这么久，该不会电话号码已经换了吧？算了，打一个试试，总比这么傻等着强。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男人，说话有点河北口音。小桃说找莫问，那人有礼貌地说：请稍等，然后接电话的却是一个中年女人。

那个女人说自己是莫问的母亲，问她找莫问什么事。小桃把他约自己的事情跟她说了，莫问母亲的语速忽然变快了，一个劲问她在哪里，她还没来得及答，又问她是谁，和莫问怎么认识的，叫什么名字，查户口似的问了一大堆。

小桃被莫问母亲问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从何答起。猛然抬头，在遥远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她刚好趁机逃脱盘问：“啊，我看到他了。我叫夏小桃，是莫问的高中同学。阿姨咱们下次聊！”她挂了电话向莫问疯狂招手。

莫问很容易被认出来，他像一只鹤，在人群的溪流里卓然而立，依旧那么高，那么瘦，却在勾起的唇角边，淡淡发亮的黑色双眸中，让当年飞扬的不羁里压了些说不清的什么。那些说不清的什么里，留了些悲伤的影子，却让他更加迷人。



路人向他投来艳羡的目光。他目不斜视地走向人群中的她，微微扬起唇角，安静微笑，打量小桃。

当年总是乱七八糟的马尾辫已经变成一头披肩长发，傻乎乎的婴儿肥也出落成了魔鬼身材，宽大的中性校服换成了紧身性感的粉红色吊带背心。莫问看着人群中精灵般出尘的小桃，有些发愣。

小桃笑着迎向他：“大哥！我在公共汽车站等你，半天都等不到人！”

莫问淡淡笑：“我在南长街南口等你，后来才发现……”

“对呀！”小桃兴奋地抢着说，“我猜我可能等错站了，就往你那边走。看，果然让我猜对了！你也不说清楚，是不是刚从英国回来已经变路痴了？”

后来，小桃在脑海中无数次演绎过那个夏天午后的重逢。如果她没有走向他，如果他没有走向她，也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而她也永远不可能知道，那时在她面前淡淡微笑的莫问，心中却背负着那样的记忆。

可是，他们偏偏在冥冥中走向了彼此，在彼此原点的中间遇见。

就算两个人站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也会不约而同朝对方的方向走。该遇见的总会遇见，就像夏天里总会有炎热的风和翠绿发亮的树叶。

夏小桃和莫问就在夏天特有的热风里，在翠绿发亮的茂密树叶下，漫无目的地行走。小桃在刺目的阳光里笑得像只欢脱的小鸟，叽叽喳喳说着往事。他们身上蕴涵着不知所谓的可能性，绽放一生中最美好的韶华，好像街上一道最美的风景，但是风景却不自知，艳羡地眺望彼岸。

莫问提议找个地方吃午饭，指向一个偏僻破落的饭馆：“那个莜面馆怎么样？”那样一个地方，他父亲的人不屑去的。

小桃马上说：“好啊！我还从来没吃过莜面，原来那个字念‘yóu’啊！”对她来说，吃什么从来都不是问题，和谁吃才是最大的问题。

饭馆里稀稀落落坐着一两桌人，看模样像是赶着吃午饭的的哥，服务员的白色制服闪着油亮的污渍，满脸漫不经心。这可真是小桃被男人

约来的最差劲儿的饭馆了，因此她更加兴奋。

小桃起劲儿地说着莫问的高中往事。她没有意识到，那是她相当怀念的一段最后的纯真时光，因为那个时候，她还并不是一只招苍蝇的臭鸡蛋，而是个地地道道的女汉子，和她眼前的莫问心无旁骛地称兄道弟。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女人的呢？是大学不再限制学生穿高跟鞋留披肩发的时候吗？或者，她现在真的已经变成女人了吗？

面对小桃的滔滔不绝，莫问只是听听，笑笑。她讲起莫问怎么边上课打瞌睡，边接过低年级女生辛苦传来的情书，看也不看扔进课位斗里，莫问仍旧只是微微笑着听，目不转睛地看着小桃，仿佛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发生在别人身上。

“当时你那待遇，应该算得上是校草了吧？我听说当时初二年级四个班，两个班的女生追你，另外两个班的女生追魏欣。不过人家魏欣好歹还和送礼物的小女生聊聊天，你简直太不近人情了。”

“我那时候还没开窍呢！除了打篮球什么都不懂，不然也不会跟你称兄道弟……但是你根本也没把我们这些男生放在眼里啊，你那时候不是忙着搞师生恋呢嘛！”

“唉，别提了，孙老师后来真答应跟我在一起了，可是我又觉得没意思了。”

“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变胖了，腿也太短。”小桃由衷地呈出苦恼的表情。

“他腿短，大家都知道的呀！”莫问再一次笑了。当他这一次笑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回国这么多天，加在一起也没笑过那么多。

莫问暗自思忖：“那件事，那个人，我好像可以开始忘记了。”可是他这么一想，心中就像被什么拉扯了一下似的喘不过气。

想着可能忘记了，就代表着还记得。

“我记得你有次堵着耳朵听随身听，上课铃响了，教政治的老头儿进来都不知道，还捧着书大吼——”小桃自 High 得根本看不见莫问的